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8  
30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希基亚先生

毛里求斯

胡森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7-70130/A

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295)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博茨瓦纳、布隆迪、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蒙古、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布隆迪代表邦伊耶扎科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萨姆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牙买加代表米尔先生、肯尼亚代表卡西纳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苏隆德赖贝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蒙古代表彭察格诺罗夫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内加尔代表福尔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夫人、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瑞典代表图恩博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加拿大)

主席：此外，我想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埃塞俄比亚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问题的讨论。

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席位有限，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想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贝凯利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今天早上散发的第S/12309、S/12310、S/12311和S/12312号文件所载由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毛里求斯提出的四项决议草案。

巴顿先生(加拿大)：我们召开会议是应非洲集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问题”，而且根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大会第31/6号决议讨论种族隔离问题，又根据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第392(1976)号决议讨论索韦托的暴行问题。

如果说，安全理事会着手处理有关南非政策的问题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这话便是一种过份保留的说法。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安理会一再注意到南非政府的政策。它参酌了沙佩维尔和索韦托的情形，审议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所谓的分离发

(加拿大)

展。它不得不批评该政府的继续占领国际领土纳米比亚和为了保卫这项占领而对邻近非洲国家的进攻。安全理事会同样惋惜南非拒不履行根据《宪章》尊重联合国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强制性制裁的国际义务。

所有这些问题都还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认为南非问题所涉及的复杂问题的核心是该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今天的发言主要是想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联合国宪章》规定我们基本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文化、及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并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尊重。在这些希望的词句写进《宪章》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国际发扬尊重基本人权的工作都还在我们的面前，大部分没有解决。

但是在人权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有了真正进展：殖民时代实际上已告结束。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政权的更替预示结束了非洲历史上从前由外国少数人支配非洲人民命运和前途的殖民时代。在南部非洲，就殖民主义而言，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局势现在还有待于解决。这两者都在解决途中，如果不用《联合国宪章》敦促的我们集体努力的和平方式，我怕在我们努力失败时就非使用暴力不可了。

但是南非本身的局势又怎样呢？我们发觉那里的政策和措施，在所有最有破坏性的方面，仍与非洲殖民时代的政策和措施一样。然而这不是一种殖民状态：这是不同种族的人民在大约 300 年中虽然分享了一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但却没有以公允的方式分享和分担一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加拿大政府一再声明它痛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隔离政策之下所确立的种族歧视制度化的形式。种族隔离制度是残暴凶恶的，因为它侵害这个国家内绝大多数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发展。这些人不准与所有其他公民以平等的条件充分参加他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他们的生活受到细密如网的法律的限制，法律规定了他们能从事何种职业，什么等级、薪水若干；他们和他们的子女

(加拿大)

能受何种教育；他们能居住何处，他们是否必须与家族分开；他们能见何人，并在何种情况下相见。这制度的残酷不仅在于对非洲人和非白人的日常迫害和镇压，同时也在于这些男人女人，如果希望过和平的生活，就只有接受社会指定给他们的卑贱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不仅替自己接受，也替未来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接受这种地位。

种族隔离的一种不能接受的直接发展就是“班图斯坦化”政策。加拿大政府和联合国组织所有其他会员国一起，决不接受班图斯坦制度的第一个产儿，所谓特兰斯凯的独立。我们这样做，因为它声称提出一种作为自决的制度，对于南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只配给这领土的百分之十三的权利。配给黑人的领土经常是贫瘠而无法开发的。此外，班图斯坦又把土地细分成许多无法单独生存的小块，为数达十块之多，彼此不相衔接，被保留给白人使用的土地隔开。班图斯坦政策也残酷地歧视城市非洲人数百万人，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直接属于任何本土，他们目前和未来的归属是他们工作的工业城市和他们劳动生活中每天长程来回的城镇。这对所有南非人的未来需要不是解决办法。这些人人为的经济割裂，在需要加紧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非反其道而行的微妙国家和国际经济中，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十七年前在沙佩维尔和去年在索韦托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后者导致至少400人死亡——不是如南非所指控的外来煽动的结果；相反地，它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极端不满和失意以及他们决心争取长久以来被剥夺的正义。他们向北望，看到他们的邻人全体都获得自治的权利。这不是说，那些国家已到达完美的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要这项荣衔。非洲发展的障碍是很艰巨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各自寻找使发展的成果造益它所有公民的方法。南非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同样的基本人权，若不达到目的，他们决不罢休。

索韦托的事件及其后的事件是可怕的人类悲剧。但是其中最大的悲剧却是南非政府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数千人不经控告就被拘押，或者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是社会、宗教或政治领袖就遭逮捕。其中数十人按照镇压性的种族一套隔离法律

(加拿大)

而受审判。据说在审讯和扣留期间死者达十八人之多；并有迹象显示其余的许多人都受到严刑或不当的胁迫。

回想到一九七四年十月南非代表在本会议厅说过，南非政府有意废除种族歧视制度。我们等候这个有意义的行动，可是白等了一番。有了一些小的改变应该欢迎，但所达到的程度也只预示南非政府内部心态改变而已。但是事实仍旧显然，摧毁种族隔离或废除其中最严厉和最具镇压性特征的努力并没有进行。相反地，这个政府还继续不断地补充支持这制度的一套镇压性法律。

最近它表示有意严格限制新闻自由。这个行动，假如采取了，对于南非现有的非常有限的自由和所有南非人所珍惜的自由就要构成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在过去几天中注意到，有关立法的考虑已经推迟了一年，期望新闻界自行约束。但是威胁依然存在。这些企图控制新闻的活动，在我们看来，是不祥之兆，因为它们将危害自由新闻提供南非人民充分理解它的情况和为它迫切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可能性。

重要者是，应该承认南非政策朝向我们大家所期待的方向演变的主要因素是南非人自己的态度——我的意思是指全体人民自己的态度。我不怀疑，索韦托和沙佩维尔事件所造成压力，白人大学生和他们的黑人和有色人同志的团结以及积极反抗社会和经济虐待的逐渐升级，时间一久，就将成为改变政府现行政策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们责无旁贷，应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进行我们集体认为适宜的工作，支持南非人民的力求自决，推进我们选定并希望将在辩论过程中商定的目标。

在加拿大方面，它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已在一九六三年自动禁止对南非出售军事装备；一九七〇年我们把这种禁止扩及军事装备零件的输出。此外，我们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非政府组织为给南部非洲的非洲人民提供教育、训练、人道和发展支助所设的基金是主要捐助国。我们拒绝以精神或财政支援给与那些决定与南非比赛的加拿大的国民和体育队以及有南非体育队参加的在加拿大举行的体育

(加拿大)

活动。从而阻止与南非的体育接触。我们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的国际行动，因为南非的体育，在法律上一直还是以种族为基础来安排，违反了奥运的原则。

我们也进行与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合作的主要方案，以协助这些国家的发展，并帮助他们建立所有公民一律享有社会和经济正义的社会。少数政权的种族主义者说，一旦他们国内的大多数非洲人民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获取了充分平等的发言权时，安定、公正和文明都会受损；上述种种都足以证明他们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我们与所有国家，甚至与那些我们对它们的政策深不以为然的国家都进行和平货物的贸易，当然必须以不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我们的义务为条件。加拿大将继续忠实执行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义务所通过的各种强制性的决定。安理会当然也会在它的决定上受到未来局势发展性质的影响，因为这些发展不仅影响南非本身，而且还影响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关于后一点，加拿大外交部长最近说过：

“据我判断，如果没有这些在可预见的未来清楚可见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看见有大量流血的冲突在南部非洲爆发。”

加拿大政府认为在现阶段务须最充分地利用，同南非维持关系的那些国家对南非政府可能施展的影响力并作建设性的使用。在这群国家中，我坦率地说，美国首屈一指。我们对美国新政府已表示决心，作出最好的努力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对这深获印象。我们认为，安理会全体应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掌握它。当然，我们无法预测结果，但它实质上也不会影响对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府的未来政策。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此时有权采取有建设性的重要步骤。我们希望它有胆有识，能这样做。基于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暂时不再使用到目前为止证明为无效的方法，另行通过一个关于南部非洲的原则宣言，作为安理会各理事国按照我们在世界这一区域的目标所定的宗旨说明。这样的一个宣言，以共同意见

(加拿大)

通过，将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意旨对南非政府的明确宣言。另一方面，它是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对这些未解决问题的政策向我们国内公民的清楚说明，从而作为我们动员有利于我们目标的舆论的工具。换句话说，在推行这个行动过程中，我们就是在争取安理会各理事国积极赞成对这地区问题设法谋求解决办法。当然，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的用心所在。



(牙买加)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牙买加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米尔斯先生（牙买加）：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 and 安理会给我们参加这个最重要的讨论的光荣。

我要向主席表示我国政府和我自己最热忱的祝贺。我们欢迎你受命为伟大的贵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你一向以积极而不妥协的态度，处理有关人权的问题，现在你带着这种崇高的声望，来到这里。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整个国际社会面对着重要的任务，要把社会上经济上的正义带给久被剥夺这些正义的人们，你在这时来到联合国，看来是一个良好的预兆。你恰好在这个时候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更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今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就是南部非洲的情况，而南非问题是其核心。这个情况很久以来一直是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宗教及其他组织，和全世界一般人民讨论的主题。在联合国这里也有过不少辩论，就在这个安理会、大会、和其他机构里，也通过了不少决议。联合国，在会员国所加限制的范围以内，也试图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宪章规定付诸实现。然而还是留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以及与它并存的，被这个政权剥夺了普通人生活权利的那几百万非洲人的受苦受辱。种族隔离这个罪恶制度的继续存在是对全人类的侮辱。同时也应该被看作国际社会失败的表现，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宪章所标榜的崇高宗旨、以及后来出现的许多抗议、宣言和决议的面前失败了。

这并不是说南部非洲的整个情况从没有什么改变。实际上，是有过一些戏剧性改变的。这些改变包括在非洲的葡萄牙帝国的崩溃和解放势力的成功。这些解放势力在过去两年内把他们的国家变成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这些变化也包括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黑人要把自己从白人种族歧视压迫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日益坚强的决心。这些变化还包括那种日益清楚的认识，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的

(牙买加)

结束是无可避免的，甚至在那些曾经支持过南非高压政权的国家里，都是这样。

在我们看来，南部非洲的情况代表着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着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渊源于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这些问题是和欧洲成为垄断国际事务的社区、以及有关各国开疆拓土，夺取势力范围，作为它们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和文化影响力的基础的现象相偕而来的。这些问题也和以欧洲各国工业化为中心的一种经济制度的演进，以及这些欧洲工业化国家和它们所征服的海外领土间所保持的一套经济及其他关系的演变有关。那个制度和那些关系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接触时甚至在今天我们还看得到的情况的基础。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莱夫滕·斯塔夫里亚诺斯博士在他那本题为“全球人类史”的书上描写得很清楚：

“从一七六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欧洲成了世界的女主人，不但控制了海上交通要道和半空的领土，而且控制了非洲和亚洲古老而人口稠密的好些文化中心。这的确是个最不寻常的发展。在这以前，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方控制了其余地方的情况。”

这整个控制系统的成分之一便是种族主义的概念。这个种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了在新大陆以及在南非黑人自己的国土上对非洲人的奴役。

正好两百年前美国解放了它自己，现在已经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十九世纪早期，拉丁美洲各国经过战斗获得了解放，可是直到这个世纪，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各国大都还在欧洲的控制之下。

从那时候起，确实是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西半球废除了奴隶制度，我们看到殖民制度崩溃，我们看到曾经在殖民制度的阴影下呻吟的大部分民族获得了解放。我们更看到联合国的成立和成长，它所代表的利益和各种活动的演变。

然而，过去的重要成分仍然留在我们身边。第一，南部非洲仍然处在一个压

(牙买加)

迫制度的奴役下。第二，曾经构成旧殖民制度一部分的很多国家，现已获得自由而且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但是，现在仍然发现它们自己的处境很不利，特别是在它们与过去占有控制地位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上。第三，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铲除作为过去关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价值观念。一种完全或部分地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看做较优或较差的价值观念，仍然阻碍着各有关民族充分实行它们的权利。

因此，南部非洲人民命运的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的基本部分，这件事是很清楚的——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要矫正主要的不公正或不平衡。这些不公正和不平衡表现在密切相连的经济、政治和种族政策上面，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和很多人的生活。特别清楚的是，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是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的一部分。

至于南非国内的情况，一九七六年六月，索韦托的小学生遭受残酷屠杀，以及其后南非其他地区对黑人发动的有组织的恐怖运动，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义愤。当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加剧继续奴役黑人多数的运动。南非目前局势的明显事实是，那个种族隔离政权正在和南非的黑人作战。沙佩维尔和索韦托的教训是，南非的白人少数越来越要依靠更野蛮的压迫手段来维持他们的地位；而南非的本地人，就象勒巴洛先生所说，正在克服对枪械的恐惧；南非当局的依靠枪械使得双方的正面冲突无法避免，因为现在本地人也能得到枪械了。

沃斯特政权继续以傲慢和轻视对待这个世界组织。这个政权继续进行它那以种族主义法律做靠山的残酷高压政策，采取新的最后挣扎的政策来围堵非洲人日益强大的反抗怒潮。这些新政策之一便是班图斯坦化政策，这无非是想保存现在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联合国已经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大会也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了所谓特兰斯凯的独立。

南非政权应该在全世界面前认罪，因为它不仅对南非的黑人多数长期犯罪，而

(牙买加)

且继续阻挠为南部非洲的其他有困扰的地区谋求和平改变的国际努力。它继续侮蔑这个世界组织，非法占领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在那儿扩大其种族压迫的罪恶制度。它向非法的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继续削弱为南罗得西亚带来多数统治的努力。它违反国际法，继续威胁邻近的非洲国家，并对它们发动侵略。最近它又侵略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和赞比亚领土，并以经济敲诈的手段威胁莱索托王国。这一大堆罪状证实南非是非洲的病源。它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宁。

与沃斯特政府谈判和平改变南部非洲的不能成功是不足为奇的。南非无意准备和平，它在备战。这件事可以从它不断扩充军备得到证实。对于这些军备扩充，在这个辩论会上已经有人提出很好的文件，特别是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尼日利亚大使的文件。南非能靠外来援助获得这么可畏的军力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它曾经，现在也在继续接受这个安理会一些成员国所供应的武器。这些国家公开承认它们憎恨种族隔离制度，然而它们应该明白它们所提供的武器是被用来屠杀、镇压和威胁在南非内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们的。其中最糟的事莫过于，与南非的军事勾结已使这罪恶昭彰的政权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而且，还有大量投资继续投进南非，南非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来往也在加强。西方各国和南非之间现在还存在的联系，对于保存种族隔离制度的现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西方国家向我们保证，它们和南非政权之间的联系，构成它们影响南非政权采取更合人道的政策的一种工具，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对保护某些经济和战略利益也有用处。事实上，这些联系并不是促进变革的媒介，而是对南非政权提供支持的途径。

在安理会这个讨论上的许多发言都提到为了紧缩对南非的禁运、为帮助实现摧毁种族隔离制度以及最后达成多数统治正在采取的各种步骤。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代表通知安理会，基督教各宗派个别或透过其统一组织正在采取重要措施以阻止

(牙买加)

投资基金流入南非，并在其他战线上采取反对种族隔离的强烈行动。

奥洛夫·伯尔梅先生，在特别直截了当的声明中提醒注意，工会工人们为了摧毁南非的高压政权，削弱种族隔离制度的经济基础而采取的行动。

还有，全世界的运动员，跟着许多政府，也在运动方面采取孤立南非的措施。联合国，按照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正在负责筹备在运动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会议。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各界和个人正在采取积极行动反对这个罪恶的制度。这种运动的增长，正好和许多政府的不积极成为很显著的对比。

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很明白，南部非洲各民族的情况反映着对人权最明目张胆的侵害，无论在规模上或方式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眼看着每天在南部非洲有空前大量的侵害人权的事情发生，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我国也是很高兴参加的一员——一直把南部非洲的问题看成应该优先考虑的项目。这样的关心也反映在由不结盟集团发起，在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九个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上面。我们希望每当有人提出人权问题时，这个主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心的焦点。

我国政府很高兴看到《禁止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在去年生效。牙买加当然是这个公约的签约国，我们恳求尚未签约的国家赶快签署、批准这个公约。这样，这个公约就将成为反映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普遍谴责并表示整个国际社会早日促成南部非洲本地民族获得基本人权的决心的一个文书。

我们认为安理会对南部非洲的问题负有重大责任。争取自由平等，反对种族主义暴政是我们大家的责任，这件事应该被看做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为了建立一个尊重基本人权的和平世界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过去未能采取行动已经延长了整个南部非洲各黑人民族的痛苦。但是现在还不太迟。

我国政府认为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采取坚决的行动，尤其是在执行有关强制

(牙买加)

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以及停止跟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经济合作的大会决议方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南部非洲人民的生命、还有整个联合国系统、安理会及安理会各成员国的信用都在受考验。

(坦桑尼亚)

主席：谢谢牙买加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本组织今天面临的一个最紧急的问题：南非问题。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们，给我国代表团这个机会。事实上，我说我国代表团很满意能在你主持下参加讨论，这并不只是礼貌客套的话。

阁下，自从你担任新的职务以来，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都曾有多次机会同你交流意见。我们欢迎你来联合国，深信你将会为谋本组织的最大利益而工作，深信你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了解那些困扰我们地区的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上个月很高兴地欢迎你来到我国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

你是个有原则的人，在贵国，特别是在种族冲突动乱时，有丰富的政治领导经验，你个人的这些品质，使你在这个时候担任安理会主席尤为适当。你同在美国民权斗争高峰时被残酷暗杀的美国民权伟大领袖马丁·路德·金有密切关系。你个人致力于全世界的自由、正义、人类平等和尊严。这些使你显然有充份资格主持安理会对种族隔离这个恶毒问题的讨论。还有一点令人高兴的是，这场辩论是在美国卡特总统在大会上讲话宣布美国新政权的目标是致力于南部非洲多数人统治后不久举行的。这一因素和美国最近采取的废除伯德修正案的行动，使我们从新对国际社会争取南部非洲的自由和正义的努力感到乐观。

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即南非警察屠杀非洲人民的沙佩维尔惨案十七周年纪念之前开始审议这个项目，这是适当的。在南非镇压大多数黑人的历史中，三月二十一日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天是要求废除歧视性通行证法律的

(坦桑尼亚)

和平示威者遭到最残忍的警察暴行的一天，当时有69人被杀、78人受伤。南非警察遵从种族主义政府的命令采取了这一悲惨而残忍的行动后，又有许多法例订定，借以确保进一步镇压南非大多数和维护白人优势。

自从沙佩维尔事件以来已经十七年了。可是种族隔离的残暴本质仍没有改变。自从沙佩维尔事件以后还对非洲人民进行了许多可憎的镇压行动和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这些行动，有些外界还知道；有些更为恶毒的，只有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才知道。任意逮捕和拘禁，谋杀唯一罪行就是反对这个万恶制度的无辜者，有计划地对政治犯施酷刑甚至加以杀害，订立大规模镇压的法令——这一切都是种族隔离政权的军火库的一部份。可是还有一些人，一些用意良好的人，坚持告诉我们说南非正在改变。

一直等到索韦托事件才打破了这个神话。因为索韦托象征着种族隔离政权的绝望到极点。沃斯特武装部队残忍而罪恶地枪杀学童，这清楚地显示出这个制度的真正性质。引我国总统的话来说，这个制度本身是“对人类的侵略”。同时，索韦托代表着非洲人民对种族隔离政权暴政的反抗日益上升。

国际社会对索韦托事件感到愤怒。安理会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一致通过了第392(1976)号决议，有力地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反感。这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大规模暴力行动及肆意杀屠非洲人民，包括学童。几个星期后，就是索韦托和南非城市中心起义及安全理事会通过上项决议的一周年。可是该政权还是没有感到悲痛，也没有取消它的政策。

自从这一辩论开始以来，几位显赫的发言人已向安理会讲话，使大家了解到南非继续剥夺非洲人的基本人权——包括政治、公民和经济权利——的悲惨事实。在那些向安理会讲过话的人当中，应该提到瑞典的奥洛夫·帕尔梅先生、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准将和我的朋友及同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大使的鼓舞人心和有说服



(坦桑尼亚)

力的发言。这几位人士和来自我们非洲及其他各洲的代表们显然把南非问题放在适当的角度来看。在辩论的这么晚的阶段，不需要详细谈到这几点。我只想突出问题的几个方面。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看来没有从索韦托吸取任何教训。它一心一意地用最大的暴力和其他最有镇压性的措施来继续推行其白人优越统治。此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政权开始疯狂扩军。这种极度的军事化不仅在南非本身进行，而且也在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进行。南非的军力，在国内，用来镇压和压迫非洲人民，在国外，用来侵略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在这方面，南非对赞比亚和安哥拉的侵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南非是本组织历史上第一次特别被安全理事会谴责为侵略者的国家。

可是这些事实都是这个庄严的安理会所知道的。安全理事会也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有系统地、蛮横地反抗联合国的这种独有的、“清白”的记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种族隔离政权是否构成对国际社会所代表的一切道德和伦理价值的完全否定。问题不在于因为该政权不合时代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策及有意地、有系统地违反本组织宪章及联合国的许多决定和决议而完全不适合留在本组织。

问题不完全在于南非非法占领联合国领土纳米比亚而与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处于交战状态——正如我的兄弟和朋友毛里求斯的兰普尔大使很适当和有说服力地说的。事实上也不需要指出，正是南非完全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南罗得西亚政权的强制性制裁，维持和积极支持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所有这些都是本安理会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所充分理解的不可驳斥的事实。在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这些会议时，我们的行动不是仅仅为了说出众所周知的事实。

安理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安理会如何能够履行宪章的义务，终止不仅威胁和

(坦桑尼亚)

破坏南非的非洲人民的生活而且还直接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恶毒制度。我要象在辩论中在我以前的发言人一样坦诚地说，仅仅表示道义上的愤慨，不管怎样令人感动，如果没有配合这些抗议的具体行动的意愿，是无补于事的。事实上，有些人继续在军事上、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支持种族隔离政权，同时，在道德上表示厌恶这个制度，这些人不仅要冒信用下降的危险，还要冒被人认为虚伪的危险。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代表威廉·汤普森先生把这个问题放在适当的角度看。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他在向安理会讲话时说：

“关注的重点在于两个制度。第一个是存在于南非的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第二个是种族隔离制度赖以存在的国际制度。这制度支持南非政府，使它得以继续推行其践踏《宪章》和《宣言》的政策。这制度通过售卖和转让为支撑极权制度而使用和所需要的技术和武器，巩固了南非的军事和警察结构。这制度，通过跨国公司在南非的活动，和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有利可图的投资和贷款的继续源源流入，加强了南非的经济结构。”（S/PV.1991，英文第31页）

因此，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南非一直从那些宣称反对种族隔离的国家得到精良武器的武装和供应呢？为什么这些国家要成为南非有系统地在国内外进行侵略的帮凶呢？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依然把南非看待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和经济盟国呢？继续向这个政权投资、信贷和贷款的道理是什么？难道这些国家真的要国际社会相信，它们不知道同沃斯特政权勾结和合作是有利于维持和培养种族隔离政策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国外的罪恶吗？

安理会面临的挑战是终止南非的苦难。这是回答沃斯特政权不断向安理会发出的挑战。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一劳永逸地停止武器向南非运输。安理会早

(坦桑尼亚)

就应该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安理会还必须采取行动，劝阻各国不要同该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合作。安全理事会起码应该采取行动，赞同瑞典政府采取的禁止在南非进一步投资的这一重要倡议。最重要的，安理会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提供领导，保证自由和正义普及于南非事实上也是普及于整个南部非洲。

安全理事会在沙佩维尔屠杀第十七周年开始目前的讨论，便是强调对南非局势恶化的关切。这一行动几乎是象征了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可是象征和口头上表示同情的年代早就过了。在南非和南部非洲爆发全面的种族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安理会可以而且应该把对抗升级的途径和寻求基于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自由正义的真正解决两者划分清楚。安理会的理事国，特别是作为南非主要贸易伙伴的西方理事国有明显的决择：要嘛就培养对抗的种子，要嘛就作出有效的贡献以解决这个局势。安理会的无所作为将会有利于走前一条路，而果断和有意义的行动将会有利于后一条路。责任完全在于安全理事会。但请记住：斗争将会而且一定继续下去。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的南部非洲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除了斗争，另外一条路就是维持现状。安理会里无人能期望非洲人民默默接受他们的长期侮辱和凌辱。去年索韦托和南非的其他黑人住区的起义只不过是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迹象。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西德)

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这次安全理事会举行辩论, 是以南部非洲的情势有了最令人不安的发展为其背景的。在那个区域, 存在着一种日益倾向于凭借暴力来改变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政治情势的趋势; 南非的种族冲突引起了更多的暴力行为的爆发和镇压措施的加剧。但是也有迹象显示, 以政治方法摆脱僵硬立场和克服停滞情况的这种努力不是无效的。

安全理事会时常讨论南部非洲的局势, 但是它对该区局势发挥持久影响力的能力, 不断地减少了。各方对于以什么方法解决包围着南部非洲的各种问题的意见分歧使安理会无法决定究竟发展应该采取什么途径。我们目睹了许多辩论, 其结果都是以毫无结果的对抗, 而没有产生朝向解决的进展。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种是重复去年纳米比亚辩论的反生产性的场面, 把另一项斗争导至各种无效的决议草案载于记录; 另一种是把握住这个极难得的机会, 实现南部非洲的建设性改变。我认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如果安全理事会打算把它的一切道德和政治权力应用于获得和平解决的任务, 就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这是以非洲同伴的了解和合作为先决条件。

最近几个月我在纽约同几个主要的非洲代表进行的友好的、建设性的会谈, 对于我支持由安理会发起的或支持的一项提议的新倡议, 是一种鼓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大使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该委员会的开幕会议上所作的放弃对抗、开始有意义的合作的呼吁也是我们赞同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精神的受人欢迎的迹象, 也是汇合我们的力量的邀请。我个人对于我的好友兰普尔大使以非洲统一组织发言人的身份, 在过去几天所作的珍贵贡献, 极为感激, 我相信他将继续在筹划指导旨在缩小差距、迈向一致意见的认真谈判方面作出贡献。

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支持的努力, 较易使南非感觉局势严重。南非必须看清这些问题的真正严重程度。它必须摆脱迄今一直妨碍和平改变的幻想。一个国家唯有在愿意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的情况下, 才能希望保持同其

(西德)

他国家结为伙伴的好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识到这些任务的重大和迫切。在我国，有一种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人类尊严、法律之前平等、个人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发展自己的人格以及政治自由，都是贵重的，是必须让每个男人和女人运用的权利。这些是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的根本价值。我国宪法规定这些是基本权利。它是全人类的命令，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能够行使这些权利并享有这些价值的利益，同时这种命令是不容妥协的。如果人权遭到践踏，我们不能保持沉默。种族主义是否定那些根本价值的一项政策，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应受谴责。

联邦政府一再宣布，它谴责南非根据种族和肤色对人民加以有区别的待遇。南非确实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或违反人权而受谴责的唯一国家，但差别在于南非的种族歧视已成为一种制度。种族隔离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制度，支配着整个国家，目的在于控制政府和人民以及人民团体间的关系。

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的谴责，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得到广泛的公共支持。南非政府的不断违反人权激怒了我国的舆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会、政党、教会和青年组织都积极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广大群众运动。最近，规模很大的纺织工人联合会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封抗议信。

争论中的问题不在白人少数人认为南非是他们的家乡并在那里享有平等权利的权力。无人怀疑这种权力，就连认识他们的责任的非洲黑人领袖们也不怀疑。但是不真正地承认正义和人道的原则，那里就不会有和平的内部发展。南非的黑人区、大学和学校里的冲突，发出了一项迫切的警告。只有放弃种族歧视才能避免种族冲突。

种族隔离还构成南非违反它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庄严义务。我们呼吁南非记住它对《联合国宪章》和它批准了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义务，并记住分

(西德)

别在大会第 2542 (XXIV) 号决议和第 2037 (XX) 号决议里通过，并得到它的同意的《联合国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和《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间和平、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等理想之宣言》的义务。

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它对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支持，及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都是根据一种无存在机会的政治概念。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它既不能保护也不能促进白人少数人的利益。再过不不久，种族隔离将损害到经济增长的前景。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社会一体化是极为重要的。南部非洲的冲突局势同我们同其他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关系，特别是同已成为联邦政府发展政策的焦点的南部非洲几国的经济合作有关系。根据一项综合的长期计划，联邦共和国协助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年，联邦政府计划向博茨瓦纳、马拉维、莱索托、赞比亚和斯威士兰提供的 22,000 万西德马克的财政和技术合作款项——这较从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无需说，联邦政府不要这种数额的长期发展投资，因为南非的政策或边境事件或主要交通线的中断造成了经常紧张，导致非洲国防支出的同等增加，因而受到危害。

南非白人少数人绝对不可以闭起眼睛，无视于现实。他们绝对不可以忽视一个事实，即目前成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人，总有一天会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们应该非常关心同一切赞成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发展的人建立团结的关系。联邦政府同意一九六九年非洲统一组织《卢萨卡宣言》所规定的原则。该原则如下：

“使南部非洲的每个人摆脱种族主义宣传所破坏的环境，使他们有机会作一个人，不是作白人、棕色人、黄种人或黑人。这样我们奋斗争取的非洲的解放，才不会意味着相反的种族主义。”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决心支持各项不分种族、保证尊重平等权利的决议。白

(西德)

人少数人应认识到，他们绝对不可指望这种承诺仅仅是要保护他们自己，而不保护别人。如果南非白人领袖们仍然顽固地不肯放弃他们的不正义和暴力镇压的政策，则全世界会变得较不关心南非白人的命运。

但是联邦政府认为，不能以武力来实现使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独立及消除南非的种族歧视的目的。

武装冲突会危害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德国人民从过去痛苦的经验得到了教训。联邦共和国的政策是一种深信必须以一切代价避免使用武力的表示。

我们了解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的苦难，是由于该地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的严峻，我们也意识到以一切可利用的方法除去压迫枷锁的呼吁是由于从前各次的努力都失败了才发出的绝望叫喊。但我们不同意说武装冲突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唯一不引起种族战争而能实现南部非洲的必要改变的方法，是经由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

但是避免使用武力并非意味着不采取行动，听任事情的发展。和平改变的政策需要有力的、负责的行动。我们知道南部非洲的问题很复杂。目前的局势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悠久历史过程形成的。但这并不证明有理由固守现状而不理今日要求根本改变的呼吁。

联邦政府估计了目前的局势，所以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四个西方理事国，一起主张采取一个新的方法。我们提议安全理事会在一个庄严宣言里宣布那些我们都同意的关于南部非洲的原则。在这个宣言的基础上，并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西方理事国一起，我们保证在南非作出真诚的努力和行动，以克服目前的僵局。南非的一些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正在为此目的联合它们的力量，这事实应该消除比勒陀利亚对于这项任务的严重性和取得进展的需要性发生任何怀疑。我国政府准备以安理会理事国的资格，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西德、罗马尼亚)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联邦政府重申联邦外交部长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阐述的各点：结束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统治，为纳米比亚的独立确定一个确定不变的最早的日期；由联合国监督从前的托管地过渡到独立；准许国内的一切政治力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行使自决权利，参与独立的筹备工作。

只有这一切要求迅速地得到满足，才能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个处理一个早该解决的老问题的新尝试，唯有由各方都合作才能成功。我呼吁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支持原则宣言，并加紧努力以求得建设性的解决。同时也向南非政府提出这项呼吁：南非应当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倡议，是要它采取必要步骤的一个明确而严肃的规劝。南非应认识到只有认真谈判方才可以防止一个会引起未可预料到的后果的冲突发生。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联合国大会在上一届会议上决定要求安全理事会重新检讨南非问题，参加这项辩论的会员国数又如此众多，毫无疑问，这反映出整个国际社会对世界那个地区的严重局势的理由充分的关注。

联合国组织，特别是安理会，一再地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根据该政策采取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各会员国的义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方面，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即一九六六年，联合国把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说成是违反人道罪，因此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危险。

纵然经过安全理事会、大会和整个国际社会辩论并作出决定，然而这问题仍旧存在，而且正在扩大。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现在应特别注意南非局势的演变已达到爆炸性阶段，而且冲突正不断地恶化。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许多代表团在此地所发表的要求，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泛非大会）代表们所发表的要求，要



(罗马尼亚)

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以解决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特别是南非政权在南部非洲制造的严重问题。

朝向这个问题的解决的道路最后应导致恢复南非人民的权利和人类尊严，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及在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力量。

换言之，我们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让南部非洲人民根据他们的抱负和民族意志，不受妨碍地行使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神圣权利。

自沙佩维尔大屠杀惨案后发生的各种事件教训我们：仅有安全理事会的意向宣言和仅有人道主义要求的重申，都不足以消除南非紧张的根源，也不能确保非洲大陆的和平。

而且，很明显地，比勒陀利亚当局并不被几年前安全理事会在第134(1960)号决议里向他们提出的呼吁吓倒。这次呼吁它：

“……采取旨在以平等为原则而促成种族间和协关系为目的的措施……并放弃其现行的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政策”。

实际上，南非政府甚至更加努力地使其压迫和歧视的制度的组织结构更加完善，以便使种族主义政权永远凌驾在非洲人民头上。近几年，我们目睹了种族主义政权加紧对和平人民的血腥镇压，这种镇压以索韦托和尼扬加大屠杀及古古莱图和兰加惨案为顶点。比勒陀利亚政权制定了不祥的、很复杂的法律，其目的是镇压对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措施的所有反对。它还以成立班图斯坦的手段，来加紧执行旨在根据种族标准进行分别发展的政策。

配合那些国内措施，比勒陀利亚政府还以旨在使纳米比亚军事化和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措施，来巩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而且，南非武装部队已加紧对各非洲独立国进行侵略行动和武装攻击。

(罗马尼亚)

在这些情况下，现在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一个复杂问题变得更糟了。我们认为仅是重复和重申从前各项决议不足以补救这种局势；仅是呼吁南非政府的良知也不能产生所希望的结果。而且，本机构现在正在审议种族隔离问题，并已审议了十年以上，由这事实可以证明安理会迄今所使用的方法不能消除危机，也不能缓和该区的紧张局势。

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宪章》提出了安理会可以并应该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的一些具体措施。

在这点上，非洲各国的代表们提出了值得安理会留心地审议，并应很有责任感地加以探讨的一整套建议。

为了真正有效，安理会将要决定的各项措施应针对我们面前问题的核心，即消除种族隔离和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的根源。总而言之，这问题是在满足南非人民的要求，而非改革种族隔离制度。

象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罗马尼亚认为我们必须永远地彻底地铲除南非政权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个政策同今日世界的新现实和同人类进步的根本要求公然抵触。

我国始终全心全意地表现同仇敌忾，声援那些起来维护自己民族特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我国坚决谴责象征着对全人类的挑战，及对普遍的和平与安全形成严重危险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

本着同非洲人民战斗团结的精神——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访问非洲时再度重申这种精神——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非洲各国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要求安理会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通过坚定的措施，包括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

罗马尼亚代表团愿意在这个时候同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一起，贡献力量来确定

(罗马尼亚)

能赢得普遍同意的适当措施，以便取得朝向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的重大进展。

忠于我国的外交政策原则，我国决心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因为他们正在作反抗外国压迫和占领的战斗，以期行使自决权利和享有尊严的、自由的独立的生活。

(毛里塔尼亚)

主席：本次会议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安全理事会审议目前这个问题的时候，非洲正在经历着历史上特别困难的一个时期。在非洲大陆，尤其是在非洲南部，出现政治变化和暴力行为，显示存在着一个爆炸性的极端危险的局面；若是安全理事会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应付，则会造成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在谈到安理会面前这一问题的实质以前，我要先完成一项愉快的任务，就是恭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你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时候，碰巧刚在审议关系到整个非洲大陆命运的最紧要问题之一，这对我们非洲人来说，只有更加强我们的一个深刻而合理的信念，就是：在南非恢复合法地位以及实行法治的路途上，安理会已走到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再往后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看到你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们理所当然地感到骄傲；不仅是因为你的祖先来自非洲大陆——它献出了它最优秀的人民，形成于今你所代表的国家的精华中的一个珍贵部分，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你对于世界上贫弱受压迫人民的事业予以积极支持。你不倦不怠地追随着已故的马丁·卢瑟·金博士，在争取人类权利、保卫基本自由的任何场合，都以值得仿效的勇气发出正义的呼声。我们不只把你看作兄弟和同志，同时认为你是一个把日常生活变得合乎道德原则的人。

因此，我们怀着希望和同情的感觉注视着你在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系统内的行动。

主席先生，我们深信，你的人品、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和你的高度责任感，将会帮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得到成功。

由于一些政府的不肯妥协以及它们的统治欲望，已有两次使人类濒临大灾难。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诞生以后，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部分地区出现过的紧张局势的温床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了。这些冲突的停止大

(毛里塔尼亚)

部分是由于受压迫人民的决心和牺牲同时也是由于前殖民国家内舆论的智慧和政治勇气。这种智慧已经普及已使旧的殖民强国和受压迫国家得以在具有信心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建立新的关系。

这样一个变化原来可以作为一种榜样。但是，虽有历史的教训，南部非洲却仍然维持着联合国诞生时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堡垒向国际社会抛下的一个长期挑战。这个问题已耗费这么多的笔墨、引起这么大的愤慨，又打消了这么多的希望，以致受压迫的弱小国家有时对于本组织存在的理由及其宗旨的价值发生怀疑。

没有几个国家曾享受到本组织方面这么大的纵容；没有一个国家象公开标榜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南非一样，被允许有这么多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关于纳米比亚这个具体案件，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作出了几百个决议和决定，尽管国际法院也表示了明确的意见，而对南非却仍然是无可奈何、无法管束。因为我们日程排得紧，我就不说细节了；而且，讨论细节要花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的深入工作。因此，我只提一提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

在该决议中，安全理事会以南非政府所作的口头宣告为基础，要求南非给秘书长一个书面宣告，保证同安全理事会合作以实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我要补充一句：就在上述决议通过的一年之前，比勒陀利亚政权声称它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来改变南非当时存在的状况和遵守国际社会表示的意见。然而，又是一次，大山生小鼠，费力大收效小。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比勒陀利亚政权答复安全理事会说，它不能遵照第366(1974)号决议作出承诺。某些非洲国家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主动措施以求化解南部非洲的僵局。尽管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怀着好意，而且向比勒陀利亚政府作了保证，沃斯特及其同伙却宁愿保持缄默，玩鸵鸟游戏，这种花招直到当时都还有效。

南非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是它蓄意制造并推行了25年以上不曾

(毛里塔尼亚)

改变的政策的一部分。南非政府以为南非人民宁愿被殖民而不要主权，宁愿受剥削而不要兴旺，宁要残酷的警察秩序而不要自由，宁要分裂而不要团结。

这就是南非政府从过去直到如今的一贯政策。非洲大众的希望屡次遭到破灭，这只会引起乡镇和农村的群众起义。南非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抗战使全世界能够通过大众传播而看到25年来非洲大众遭受的残酷待遇以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磨难。

经过沙佩维尔大屠杀这个我们良心上不能忘怀的事件和索韦托大屠杀这个现代的灭绝种族事件之后，我们收到最后一次警告，提醒我们：同实行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堡垒进行协商的时机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多星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在电视上看到对南非人民施行的镇压是何等广泛，是何等残忍。棍棒、警犬、机枪和自动步枪象瘟疫一样折磨着人民，这些人民唯一的错处就是要求自由，任何其他地方都存在的自由。

南非政府现在已经成了毁灭整个村庄和任意屠杀妇孺老人的能手，安全理事会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宽容它。安全理事会如果想要人们继续同意将防止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委派给它，就必须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虽说是安全理事会不容推卸的责任，但理事会的实际能力主要还得靠各个富强的理事国严格遵行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荒谬的是，一方面这些国家为了从中取得政治利益而投票通过各项决议，另一方面，它们却藐视这些决议，仍旧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维持着不正当的关系。某些发达国家同比勒陀利亚保持着有利可图的贸易，同时这些国家向南非大量出售军火使南非得用以屠杀非洲人民，这种种都是不道德的行为，安理会应该坚决地加以谴责。一个人不可能既同非洲人民维持友好关系，同时又使那些可能与非洲和国际社会为敌的人致富。选择是简单明了的：有关的发达国家要不是选择非洲一边就是把站在与非洲为敌的一边。摊牌的时候到了，站在什么立场必须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来。

在同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贸易方面，虽然我可能提到一个不是安理会目

(毛里塔尼亚)

前所讨论的问题，我还是要对卡特总统的政府决定停止进口罗得西亚铬表示十分赞扬。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作出这一勇敢决定是置身于多么困难的处境，然而卡特总统要给国际上带来美德的决心表现，在这个场合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可作为其他同罗得西亚和南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一个榜样。

一位伟大的国家领袖——毛泽东主席说过，即使世界上最长的旅程也总有一个起步。认识到这一教训的先驱者们，不惜在沙佩维尔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子孙后代的榜样。索韦托事件以及南非到处发生的群众起义正好象一句非洲格言所说的：树液自根部源源升上树叶，永无止息。南非总有一天会了解，拿起刺刀什么事都能做，但绝对不能坐在刺刀上不动。要想永久以压迫作为一个政府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朝向非洲大陆、尤其是南部非洲彻底解放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进军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对这个解放事业能有帮助。

主席：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的称赞。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